



И·克拉姆斯柯依象

И·列 宾 作

## 目 錄

一、初識.....	1
二、美术学院.....	7
三、民族性.....	13
四、老师.....	19
五、画家俱乐部.....	30
六、画家联合会.....	34
七、美术家协会.....	41
八、晚年.....	47
附：克拉姆斯柯依傳略.....	58

## 一、初 識

我第一次听到伊凡·尼古拉耶維奇·克拉姆斯柯依的名字是在1863年，那时候我住在沃龙涅什省的西罗金村。①

当时我是作为一个繪画人員与别的画师和工匠們一起在那里从事于一所巨大石建教堂的圣象修繕工作的。那时我是十八岁，我十分渴望在这个工程結束之后就到首都彼得堡去学习。我的心愿被一起工作的同事們知道了，他們曾几次告訴我說：他們的故乡奧斯特洛戈日斯克鎮已經有了一个艺术家在彼得堡了，他，就是克拉姆斯柯依。他們說他上彼得堡去已經有好几年了，进了美术学院，現在也許已經当教授了。

他們說：有一回，克拉姆斯柯依回到家乡去，穿着京城样式的服裝，黑色的天鵝絨西服，留着長長的头髮。他那一身的样子和他那軒昂的說話腔調，都具有一种新的、陌生的、使他原先的亲友們感到一种格格不入的气派。他們觉得，他已經远远地离开了他們……甚至有一个画师的妹妹，她在克拉姆斯柯依沒有去彼得堡以前曾經热烈地愛着他，分别后也一直怀念着他，而現在，在这位已經完全是嶄新的京城人物面前，她竟感到十分羞怯不敢再去怀想他了。

“你看，多么奇怪，”他們回想到：“当初他并不曾当过画师的侍童，沒有向誰学过，也从来不会画圣象。他跑到一位画家那里去要顏料，画东画西，据亲眼看到的人說，他画得頗为独特，自成一家，非常奇

怪。”

1863年的晚秋，我到了彼得堡，冬天我才进了繪画学校。到了这年冬末，我被編入石膏头像班，在这里，我才听见說每逢星期天，教师克拉姆斯柯依<sup>①</sup>就在这个班上教課。

“岂不就是那个人嗎？”我想。我等待着星期日。

头像班的同學們經常談論着克拉姆斯柯依，重复地講述着克拉姆斯柯依对誰所說的話，大家总是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来上課。

好容易星期天到了，中午十二点鐘，整个教室都兴奋地在激动着。克拉姆斯柯依却还没有到来。我們大家都在描繪米龙·克洛頓斯基的头像。整个教室就摆設着这么一个雕象。当时教室里喧鬧得很，突然，大家都肃靜下来，連一向最无顧忌的那一两个好說話的人也都不安靜下来了，我望見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的清瘦的人，步履坚定地走进教室来。我想，这一定是另外的什么人，因为我所想象的克拉姆斯柯依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想他一定是有着美丽清秀的側面，栗色齐肩的卷髮和大学生、教授所特有的那种稀疏零乱的胡須。可是現在，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面貌消瘦、顴骨高聳、黑色的头髮梳得很平整的人。

“这是誰？”我低声問一位同学。

“克拉姆斯柯依！怎么？你还不認識嗎？”他詭異地說。

呵，他就是这个样子！……現在，他也在朝我这边看，好象已經覺察到了的样子。呵，那是怎样的一对眼睛呀！那是一对小小的什么也瞞他不过的灰色眼睛，在那深陷的眼窩中閃閃发光。不久，他停在一个学生的习作面前，呵，多么严肃的臉孔呀！但是他說話的声調却是十分愉快平和的。他恳摯地、激动地講着……瞧！大家都在听他講話，連什么工作也放下来了；大家都挨近他站着，听得把嘴巴都張开了来，好象都拚命在記住他的每一句話。当时我們的这种神态与克拉姆斯柯依对比起来，真是有些呆笨可笑。瞧，他停留在那个学生的习作旁边多么久呀！他自己并不亲自动手去改画，而只是用話来解釋。他站得那么久，大概，他并不打算一定要把每人的位子走遍吧。終于，他又走到另外一位同学那边去了，我們大家都跟着他。我自己并不喜欢象某些同学那样

老是厭着別人的習作和听老師給別人講的話；再說課堂時間也很少，一個星期才有一次。

我曾經這麼想：是不是以後假如當他走到我的位子來的時候，我給他提一提他那些在奧斯特洛戈日斯克的朋友呢？可是我沒有這樣做；當他走到我的位子上來的時候，我變得非常緊張和不安，不過，我還繼續畫着我的畫。他說的字句清晰地飛入我的耳朵里，使我越來越喜歡他的聲調和他對一切人說話時的那種獨特的、莊重的風度。呵，他是這樣的一位教師！這是則爾姆與茹可夫斯基所不及的（兩人是學校中面具班及圖案班的教師）。他所給予的評語和嘉許都是十分有根據，都是學生們所心悅誠服的。他當時給我講些什麼呢？我現在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但是，我記得當時他的話被打斷了。有一個上了年紀的老爺走了進來，他戴着一副眼鏡，面孔很討厭，大概是一位重要人物，甚至克拉姆斯柯依不知怎麼也突然改變了，向他鞠躬，假裝很注意听他講話，就象一個官場中的人物似的。我很不喜歡這個場面，把頭扭轉了過去。後來這位重要人物鼻孔朝天、目中無人地轉向教室的門口，克拉姆斯柯依和其他的教師們不自覺地一齊給他讓出一條路來，尾隨着他走了出去。克拉姆斯柯依很快又回到了我們學生這裡來，繼續講課。

他站在我的背後，我非常緊張。

“呵，真好，好極了！你是頭一次來到這兒的嗎？”

不知怎麼我的聲音啞了，回答不出話來。

他再三仔細察看我的素描，非常正確地指出錯誤的地方。我覺得他對我有點特別，這使我受到了鼓勵。後來，慢慢地，我敢於和他講話了，我告訴他我認得他在奧斯特洛戈日斯克的朋友們，他說：

“是不是杜爾賓<sup>⑤</sup>夫婦一家人么？”

“不是。”

我提出了一些我在那次工程中認識的朋友，我發覺他們毫不使他感到興趣。他把自己的住址寫給我，叫我常到他的住所去。這一下使我興奮得臉紅汗流，克拉姆斯柯依太看重我了。

“難道你本來就認識他嗎？”同學們奇怪地問道。

“他对你说什么？他叫你到他那儿去是吗？”

“是的。”我回答说。我当时幸福得真是谁也看不清楚了。

“噢，你说克拉姆斯柯依怎么样？”在街上我兴奋地对一个同学说。“这个人呵！这个老师呵！他有着多么好的眼睛！他讲话多愉快、多真诚呀。”

我那同学不满地回答道：“好吧，现在你就去吧。可是若照我看来，他的眼光中含有恶意，你看，当他在首长面前，他变得多么卑躬屈膝，你注意到么？唔，你一定会随时遇到的。我知道，因为他称赞了你一下，你就受宠若惊起来说他的好话了。”

我那同学是个懒汉，他不热爱艺术，不用功，他进美术学院仅仅算是跨进了美术院房子而已。我想：“对了，一定是克拉姆斯柯依没有称赞过他，所以他现在说他坏话了；他的画实在不行嘛，要怎样去称赞他呢？”

过了几天，一个傍晚，我悄悄地跑去按克拉姆斯柯依住宅（华西里也夫区第六道街）的門鈴。人家告诉我，他不在，不过一个鐘头之后他大概就会回来。我很想见到他，我在第七道街的林蔭道上来回地走着，希望在他回家的路上遇到他。等待的时间令人感觉多么漫长呀！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干什么，脑袋里又空虚又焦急。最后，已经是十点钟的时候了，我想也许他已经在家了吧，我再去按門鈴。

“还没有回来。”

怎么办呢？难道回去吗？不，还是再散散步等等他好；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他，否则，就要再过好几天的工夫呢。

过了半小时，我又去按鈴，决定假如他现在还不在家的话，我就回去了。

“在家。”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你已经来了两次。”他用沙哑疲乏的声音回答我的嘀咕，“这证明你是一个有意志的人。”

我看出他已经是很疲倦了，他的脸色很苍白，疲乏的眼睛迷惘地闪着。我感到难为情，感到负疚，觉得我自己正在去麻烦一个疲劳的人；

尤其窘的是我不曉得該從何談起，我真找不到任何理直氣壯的借口來解釋我在這樣深夜的時候還來找他的理由。這個合理的想法使我忽然害羞起來，我請他讓我改期下一次再來。

“不，忙什麼？我們一起來喝茶，寬衣吧！”

這麼親切、平常，好像是相熟了好久的人，好像是同一輩的人。由於他這麼一說，我忽然覺得安定下來。我進入一間並不算大的房間，開始看壁上的東西。呵，是基督的頭象，多有意思呀，他這張畫所畫的基督的樣子，我以前從來不曾見過：多麼突出的前額，多麼深陷而疲乏的眼睛！在這一對深邃的眼睛里面含着多少溫和與悲痛呀！可是奇怪得很，它的頭髮部分還只是許多潦草的塗抹，上面這一塊地方還沒有完成。我想：“也許，這就是所謂學院派的作風吧。”關於這方面的東西我才剛剛聽說，可是為什麼會出現在他這裡呢？——這正是救世主的聖象畫呀。

“怎麼，你怎樣啦？為什麼你以嘲諷的眼光去看待它呢？你看，這就是我接受的聖象定畫。畫呀畫的甚至把它雕塑出來了。”

他把台座上的幾張被單揭開，我一看，原來是一個用灰色陶土雕塑的基督忍受着痛苦的頭象；呵，雕得多麼好！我以前從來不曾見過這種雕塑的人象。我再也想不到用這種灰色的陶土能夠把它雕成這麼維妙維肖的地步！

他繼續說：“為了能使畫面富於一種輕微的浮雕的感覺和掌握光綫的明暗，我甚至也從事於雕塑——可是這樣作來作去，我才發現自己無能為力，總不能如期完成。我曾問過一位畫家，他畫這一類聖象畫很快，向他定畫的人都很滿意。可是我的聖象，總是過一年工夫還沒有畫成，這麼一來，誰還願意等呢？”

在喝茶的時候，他完全變得興奮活躍起來。從基督的形象開始逐漸談起，整個晚上談論的都是基督。起初，我還不了解他，他開始談論基督時的腔調，使我覺得很奇怪，就象是在談論一個很親密的人一樣。後來，我忽然明白了，而且生動地覺察到這是人世間的一出深重的悲劇，對於其他的人來說也是一場真實的生活。“對，對，當然是的！”我

想，“本来这就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十分具体的体现啊。”同时，我慢慢越来越被基督的精神生活的生动再现所惊呆了，好象在我的生活中再没有听到比这更有意思的了。特别是在沙漠中的诱惑这一段。他谈到了基督与人类天性中的阴暗面所作的斗争。

克拉姆斯柯依嗓音比较提高了一点说：“诱惑就在他自己的身上。人类欲望的声音向他说：‘远处你所看到的一切，所有那些豪华的城市，你都可以取得它，征服它，这一切都将属于你，同时震撼于你的名下。你有全部的力量去掌握这一切，你将成为这儿全能的统治者……’那声音神秘地说：‘你，上帝的儿子，你相信吗？试试看吧，你现在饥饿了，叫这些石头吧，它们会变成面包；全能的父亲必定能为你这样做的。如果他派你来完成尘世上的丰功伟业，那么当然在你的背后就不会有天使们监视你的，你可以大胆地抛弃所有的教堂与钟楼，是它们把你的手束缚住了，试试看吧！’”

克拉姆斯柯依奇怪地看着我。

“这就是生活中的诱惑，”他继续着说：“就是一般普通的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在各种场合中也都会经常遭遇到的。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决定这命运相关的问题，即到底听上帝的话呢？还是听财神爷的话？你知道，基督棄絕了一切个人的眷念和人间的欢乐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当他亲生的母亲有一次来找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母亲，我也没有兄弟。’”

这一切对我说来真是新鲜极了，以这样一种感情说了出来，而又这么平易，几乎使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当然，这些东西过去在书本上我是读过的，甚至，在无聊的时候还背过，也曾在教堂中毫无兴趣地听人讲过。可是现在，难道这些不正是书上所说的吗？可是却多么新鲜深刻，多么有意义而值得学习呀！

他本身也被自己的思想和比拟所激动了，越来越沉醉于生动地传播这善良与德行的永恒真理。

他的疲劳早就没有了，他的声音象银铃一般响亮，同时，仿佛有一种清新而分明的思想在他的头脑中燃烧着，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深



深地被感动了，心里暗自許下諾言，要开始一种完全新的生活。

这时早已过了半夜，他看了看鐘，惊奇于時間已經这么晚了。

他接着說：“明天我还得很早起床呢！”

我慌忙站起来，这时我才又想起他已經很疲劳了。

他亲自掌灯照路讓我下楼梯，我陌生地、好容易地到底下的院子来。我帶着一种特別兴奋的心情，整夜都睡不着觉。整个星期都使我停留在这一个晚上的回忆里，他，完全撼动了我了。

当略为平定下来以后，在克拉姆斯柯依这篇故事的影响下，我开始作“沙漠中对基督的誘惑”的構图，我把耶穌画在一座峭壁的頂峰上，面对着远方无穷无尽的海洋和城市。他紧閉着兩眼，扭轉头去，帶着痛苦的表情不去看眼前的誘人景象。一手瘟癩地按着自己寬大的头額，另一只手好象是在把那人間荣华与权貴的扰人思想排除开去。他穿着犹太人慣穿的半長衣，光赤的双脚上还有擦破了皮的伤痕。

从此以后，我就常常到克拉姆斯柯依的住所去，只是有点怕打扰了他。他談的話总是那么丰富而有趣，以致我从他那儿出来的时候，腦子里总是在爭辯着許許多多各式各样的問題。每天晚上他都习惯于作一些水墨画，其中大部分是根据照片所作的定制的肖像。

## 二、美术学院

过了一些时候（1864年1月），我进入了美术学院学习，可是每次考試之后，都把我所画的素描帶給克拉姆斯柯依看。我非常喜欢听他的意見和指点。他那种評判的正确性，常常总是使我感到惊讶，特別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并不去比較原来的对象，就能完全正确肯定地在我的作业上指出那怕是最小的疏忽和缺点。它們常常是一些我在考試时已經发

觉了的东西，譬如，这一中间色淡了一些，从下面向上看起来，那两个眼窝、鼻子的底面确实嫌宽了一点等等。而这些缺点却常常是我们美术学院那些年老的教授们当初久久对它端详评比，甚至用铅笔在轮廓上比画，却始终没有看出来的。这些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如不注意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头象的结构。于是，我就逐渐信赖他了，只愿意听从克拉姆斯柯依的指点了。

有一次他问我：“你自己平常在家里做些什么？空吗？”

我畏怯地对他答道：“我在画老太婆和小女孩的头象。”

“拿来看一看，这些都是我所感兴趣和熟悉的东西。老实说，比起你那些学院里的正规作业我更喜爱它们。因为自由习作的东西更能表现一个画家的个性；而且，说实在的，用他的自习作品更便于对他作评判。和成百的学生们在一起画同一个实物，你不免就会落入陈套。处在麻雀堆里要看你能唱出什么样的歌来，这一点甚至很难认识清楚。这就是不论给你什么，你都要从其中去发现自己所有的天赋和特性，这在艺术之中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可惜的是，”他想了想继续说道：“我们学院不肯承认用这个方法去识别学生，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不给那些已经全部结束了学业的人以考试的机会。十三位已经获得了金质奖章的人被美术学院斥退了。我想，这个故事，你应该已经听说过了吧。”

十三位绘画大师由于选择自由的题材而离开了美术学院的事，在当时是引起了许多议论的，我也听到过一些片断；当然我非常高兴从本人的口中听到这件事的全部，因为，现在我可以大胆地说，克拉姆斯柯依是这个学院悲剧中的主要人物。

今天，事情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可是这个事件至今还留给我不灭的印象。

在60年代初，俄罗斯的生活从长久以来传统的道德和观念的沉睡之中清醒过来；首先，它要做的是清洗不中用的糟粕，清洗墨守成规的因素，清洗一切腐朽过时的东西。在一切范围、一切领域里寻求新的、健康的途径。那时到处充满着新鲜的俄罗斯思想的青春和力量，它生气蓬勃地、

愉快地奋发向前，毫不犹豫地摧毁着一切陈旧的废物。当时这个强大的浪头也不能不有力地冲击着俄罗斯的艺术，也不能不泛滥到美术学院。虽然当时的美术学院是一向关在象牙之塔里，一向不与俄罗斯生活见面，也不承认俄罗斯生活，只是尽靠着罗马艺术的成规过活；可是尽管如此，当时美术学院中的土壤却已经为这一新兴的潮流作下充分的准备了。

从前在美术学院里学习的，常常是一些十岁左右的住读生，他们都是和美术学院有密切关系的官吏和大画家的孩子，并没有任何艺术才干，在那里只是学一些与俄罗斯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的虚伪古典艺术的教条。而现在当学院中已经有了走读的旁听生时，来自俄罗斯各个角落的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青年们都进入美术学院学习了。里面有半受过教育的小市民，也有完全没有上过学的农民，也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他们大家都按着自己的个人嗜好，带着自己的一套思想到学校里来，全都保留着故乡纯粹俄罗斯景象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当然，高等学院中那些深奥难解的东西，他们是觉得干燥无味的。他们不理解它。年代久远的罗马思想使他们觉得非常陌生。他们都是象一般普通的俄罗斯人一样淳朴与真挚，不能假装对西方的罗马教皇的艺术欢欣若狂。他们觉得罗马教皇的那种艺术作品乃是一种极不真实的虚伪、浮夸的东西。他们热爱自己家乡的生活，热爱自己熟悉的形象，本能地信赖着俄罗斯的艺术。地方的生活与自然景色在他们眼前仍然是那么新鲜，吸引着他们到小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大俄罗斯去。

可是，要想在八年至十年，有时是十二年的旧式古典方法的学院派教养下仍然保持对自然的爱好，是需要多么大的力量和坚定不移的性格啊！须知当时的许多学生，由于迁移上的困难，交通工具的缺乏，是不可能在学习期间到家乡去的。自然就有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童年的印象，而完全习惯于学院的成规。可是也有一些坚强的人，虽然受到学院成规的约束，仍然在努力使自己内心的火簇放出光芒来。

这就是克拉姆斯柯依所讲述的，而他本人也属于其中的60年代里的一群天才的俄罗斯画家们。他们这批人都非常出色地学会了素描和绘画，在画指定题材的作品上都得过小金质奖章，正准备争取大金质奖

章，可是他們在新的思想潮流影响之下，开始重視自己創作上的个性，力求在艺术中独立活动，并且幻想——多末大胆！——建立俄罗斯民族繪画学派。他們都已經完全成年而且有能力，几乎都是三十岁上下的人，而每一个人对于自己作为一个画家和人的权利与义务也已經具有了成熟的、明确的認識。

在60年代这一个阶段，学生自学的风气特别盛，由于这些来自乡間的学生們的求知慾，他們在学院課程年限的長久过程中，閱讀、鑽研、学习了許多东西，而在学院課程的最后阶段时，他們就已經堅強地、独立地在自己所从事的艺术範圍內站了起来。他們每一个人都已經准备好了自己所喜爱的油画題材，就象珍貴的遺囑一样，把它長久地蘊藏在心里，并且热情地希望着能够在画布上流傳下去。

創作独立自主的作品后来越来越被大家認為是自己的权利了，十二年来学院里的繁瑣公式使人望而生厌了，由于热情的、內心的創作愿望，这一群画家終於打算向学院申請允許他們用各人原来准备好的題材去完成获取大金質獎章的課程。当时是不允許集体提出要求的，在个别向学院所提的申請書中，他們十分謙恭地、清楚地、庄严地申訴着每一个画家的个性、人生观、气质以及个人的爱好；認為十四个画家画同一个主题是十分不公平的，那只是便利于那些碰巧自己的爱好和命題完全一致的幸运儿僥倖得手。譬如，在一些幻想的題材上，就会断送所有的现实主义画家；在戏剧性的題材上，長于造型和表現外在美的人就无能为力；在历史題材的命題上，就断送了全部的风俗画画家等等。同时如果讓每个人自由地表現自己，按照自己的題材作画，学院就能够評判出画家的全部特点，就能够充分地确定他的成就。

由于他們坚信自己的要求是正当的，不可能繼續去做反对自己信念的工作，抗議者們最后要求学校当局，如果拒絕他們的請求，那就情愿离开美术学院，去当一个自由的画家。●

美术学院当局認為这是空前未有的狂妄行为，断然拒絕。当时美术学院的教授們早就注意到在优秀的学生們中間对于艺术中的“高尙”体裁表示冷淡，而傾向于“低級”的风俗画。教授們知道，这些学生大部

分来自俄罗斯各处遥远的角落，是一些半受教育的小市民。这些自成一家的家伙们在夏天的时候都住在家乡里，他们有时带来一些写生稿，上面画的是穿着草鞋、短襖的农夫和没有油漆的大車。这十分使教授们高贵的眼睛望而生厌，认为这是低下（庸俗）的东西。而我们这些怪癖的风俗画家们，却居然打算画一些斯基台人<sup>①</sup>和爱斯基摩人所喜爱的东西来争取大金质奖章！他们不去画发育健全的裸体形象，偏去画短襖，这算甚么解剖学！不去画严谨的希腊、罗马式的柱头，却去画歪斜的木房、籬笆、柵欄和草棚，这算甚么背景！真是岂有此理呵！

这些古典派的教授先生们就象奥林巴<sup>②</sup>山上的神仙们一样善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享有若干世纪的高度荣誉，当然就象神仙老爷们一样要去和这些奴隶们——新事物的首创者——彼此抗衡。而当时这些崇拜偶像的老爷们仍然具有十足的权力，并且始终相信自己所担负的崇高使命。

从前，美术学院的学生们，从小就进入美术学院，接受着“正确”的艺术教育，看待自己的老师就象崇拜上帝一样，他们几乎完全不知道轟动在圍牆外面的现实生活。他们被文雅的教育小心地保护着，从来不与“能毒害人的”下贱人民（即那些属于交粮納稅的农民阶层）接触。美术学院里那摆着一些繪画用的大石塊的花园（这些大石塊十七年前已被搬走），就是他们所享受的全部大自然。

教授们认为，真正的、美好的自然景色，只在意大利，只在尼·蒲尙所画的风景画之中。也唯有在意大利才有永不可及的最高艺术的榜样。教授们只在这上面去欣赏、研究、了解，并且引导自己的学生走向这一目的，走向这永世不灭的理想。他们觉得显然学生们是抱着多么神圣的喜悦和宁静的心情向往着那片檸檬树叢沙沙作响的园地。在艺术之中一切都已决定，没有一点疑問，道路平坦、显明，开满了玫瑰花朵。

有时，在这条道路上也出现过一些罪犯，但他们受到了严酷地惩罚

① 黑海岸的古代野蛮游牧民族。——譯註

② 奥林巴，希臘神話里十二大神所居住的神山。——譯註

而被开除，或者经过劝告以后又重新走上“真理”之途。譬如，根据H·A·拉馬札諾夫所记录的就有这么一回事（見“俄罗斯艺术史料”）。我不記得姓名和詳細情况，不过事实是这样的：曾經有一个年輕的有才能的学生塑造了一个喝醉了酒的德国人的惹人发笑的雕象，这雕象引起了十分热烈的贊賞，它能令人一看到就不能不笑起来。这位年輕作者一下子就接到了許多訂貨，制模型的工人已經在为它翻制訂件。这位年輕的画家被这第一次的成功所鼓舞，快乐极了，正在設計某种新的类似的作品，因为制作这种滑稽作品大概是他的天才。可是，他的画室門打开了，他的教授走了进来，帶着阴沉的、伤心的面容……

教授沉抑地对他说：“我已經全都曉得了，你那个雕象在什么地方？”

狼狽的学生只得把那个小巧的、愉快的德国人拿出来給教授看，教授絕望地搖着头，寻思着……

“打掉它！馬上把它打碎掉！”他严厉地命令他。

这位年輕的作者失神落魄地呆呆站着，忽然，显出忏悔的神色，抓住那个小雕象摔在地上。

“模子在哪里？”教授問道，这时語气已經变得比較緩和了。

“在翻模工人那儿，已經被翻成許多分訂貨了。”作者咕嚕說。

“我們找他去，必須把这些禍胎連根拔掉。”

于是“禍胎”就被消灭了。

当时这个学生还向教授发誓以后他再也不敢冒瀆神圣不可侵犯的雕塑的尊严。美术学院的傳統胜利了，它就这样地吞吃下一件如此独特的牺牲品。②

这就是那些教授們对待从小就受着“正确”教養的学生們的真相。

話回本題：現在，这些无师自学的小子們突然竟如此放肆，公然胆敢在学院會議面前发表新的理論，教訓起教授来，向学院提出最后通牒！尤其荒謬不可容忍的是他們这批俗人居然把自己的身分比得和得獎的教授們一样高！这是过去在整个教育界的学院案卷中从来所沒有的！

哼，讓他們去画自由的題材吧！一部分人在画草鞋、短襖，一部分人在画錦緞、金光，一部分人又画高貴人物的形象，成什么話！好吧！非整一下不可！他們这些人虽有天才，但是，当然受了不良的影响，已經完全无可救药。为了使这种放肆的狂妄行为不再重复发生，是大該把这种不学无术、自作聪明的人当着例子来狠狠地教訓的。

那时候，誰要是對教授們說这些青年們的抗議是具有深广的民族基础的，誰如果告訴他們說現在画家們都已經本能地感觉到他們的艺术已經脫离了俄罗斯大地，那么他們就会哈哈大笑起来。而事实上却确乎如此。俄罗斯人民已經从自己的环境中把这些画家們撇开，并且等待着他們創作出人民所明白易懂的、祖国的艺术来。

### 三、民族性

总之，当时凡是充分发展的画家們，最有力的、最有才华的俄罗斯人都被美术学院毫无惋惜地辞退了。他們变为貧穷而为社会上所不知聞的人物，可是他們却怀有丰富的精力，他們非常憎恨那些陈旧的学院权威，反对那些迂腐的拟古主义者。

美术学院的泰斗們称心如意地庆賀着他們对那些可惱的蠢奴們的了不起的大胜利，自然当时他們並沒有想到正是他們这批高不可及的学院权威們被打倒了，从宝座上被推了下来；而不可挽回地从美术学院辞退了年輕的艺术力量正是意味着他們永恆的毁灭。

教授們照旧巡視着美术学院的課室，他們在外表上仍然裝着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似乎，古典主义的旗帜被他們举得更高了，学院好象兴隆起来了。

可是，有出息的、天才的俄罗斯青年已經完全不再相信他們了，已

輕蔑地迴避着那种腐旧的古典主义旗帜了。

这群最优秀的、天才的艺术家們为了正义的要求而退出美术学院的事件，在当时社交界爱好艺术的自由派人物之中流傳开来，但是却被夸張、歪曲得令人无法容忍：說是为了什么嫉妬德国人，嫉妬教授的儿子和亲戚关系等等。

不管社会上有这些不真实的捏造，这些受难的年輕的俄罗斯艺术家們，却成長得更加优秀，更加傑出，而美术学院的偶像威信却越来越低了。不过这些年輕的艺术家們是饱受了恐怖与痛苦的，特别是在他們出去的最初阶段。

他們突然要离开美术学院自己的工作室。在那儿他們不但自由自在地工作过，住过，而且还时常招待他們的朋友，穷苦的画家們到这里来作画，睡在画室的角落里。在这儿居住的許多年头中，他們得过荣誉，他們无比地习惯于自己的工作室，在这里度过了他們最蓬勃的青春。虽然这些都是官家的房子，但是这些工作室却都充滿着自由的空气，成为他們最温暖的住宅。当时在这个亲切的大家庭周圍，也住有另外的一流人物，酗酒，放任和污濁集于一身。但是在我描写的时期以內，工作室中所住的大部分都是具有良好教养的人。而我所記述的所有艺术家們，作风都是很庄重的，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生活着、工作着。在他們的工作室中放着許多禁書，到处都摆滿了当时最新的报纸和杂志。每天从傍晚直到深夜，这里都进行着集体的閱讀和辯論；拟訂当前画家們的权利与义务。这儿，克拉姆斯柯依极力宣傳艺术中的民族思想。他还在这儿草拟过具有决定意义的申請書，那申請書以后被抄写成十四份，送給了学院当局。<sup>①</sup>在申請書上，他們写下了自己正直的、絕不妥協的言辞，如果学院当局加以拒絕，他們就全体退出美术学院。当时大家都坚守着自己的誓言，不爭气的只有一个查波洛茨基，就在美术学院行政會議的决定时刻中他脱离了集体，接受了指定的題材，但是作品却失敗了。他那个

---

① 申請書的草稿現在已經在克拉姆斯柯依的文稿之中发现，起草和修改都出自他的亲筆。（列賓註）



瘦小黝黑的影子，給人造成一種非常可憐的印象。

就在這些美術學院的工作室里，畫成了許多優美、新穎的俄國繪畫的整套作品。

應該指出，奇怪的是：似乎由於Φ·里沃夫的堅持主張，美術學院曾嘗試建立風俗畫系，允許他們在工作室中畫描寫人民生活的場面（可是不知為什麼很快又被禁止了）。因此在當時這個古典主義的美術學院居然也有若干自由選擇題材的俄羅斯繪畫作品問世。

在60年代美術學院的展覽會上這些新題材的作品就象節日一樣的可見，俄羅斯的公眾象小孩子一般地喜愛它們。這些作品新鮮、有趣，特別生動活潑。誰不記得彼特羅夫的“官吏向裁縫的女兒說媒”，雅可布的“囚犯們的休息”，科爾祖興的“喝醉了的家長”，茹拉甫列夫的“猜一猜誰來了”，科爾涅耶夫的“農家孩子上學堂”，茹拉甫列夫的“債主查封寡婦的財產”，科舍列夫的“第一號”，波波夫的“在旅店裏喝茶”及“小市集上的茶館”，瑪克西莫夫的“病孩”，科舍列夫的“賣聖象的貨郎”，沙洛馬特金的“聖誕前夜的報佳音者”和許多其他的作品；莫斯科學派的作品則有彼羅夫的“一品官”以及其他等等。

在這些不大的畫幅中，洋溢着一種新鮮的、新穎的氣象，而主要的是它們表現了當前俄羅斯生活中的驚人的真實和詩意。是的，這是俄羅斯藝術的真正繁榮！這是用沉悶腐朽的彼得堡池沼中富有生氣的花朵織成的美麗的地毯。這是俄羅斯民族藝術的第一次開花。

可是這時新生的俄羅斯繪畫學派還遠未獲得充分的成功，只有天真的、單純的群眾才衷心愛好它，而並不為美學的經典理論所認可。但是群眾是貧窮無用的，無法在物質上來支持自己親切的俄羅斯藝術。而那些受過意大利藝術教養、口味很高的“好人先生”們，那些具有聲望的審美家們卻大肆叫嚷，氣憤填胸，對於這種他們所生疏的繪畫不屑一顧。在他們的批評中，甚至撇開了他們的“好人”面目，不惜加以歪曲和誇大，說當今的畫家們，除了醉漢、布衣、草鞋和棺材之外，什麼也看不見，也無法擺脫周圍的污穢。哪里有甚美呢？哪里有甚造型可言呢？他們不但不買這些作品，而且甚至根本就不到展覽會上去。